

竹妹子

彭

河· 誠



竹妹子

彭 诚



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反映山乡生活的儿童中篇小说。作品通过孤儿竹妹子的曲折遭遇，歌颂了劳动人民的美好心灵和淳朴、善良、勤劳、无私等高贵品质。

故事生动感人，语言清新，富有乡土和儿童生活气息，适宜广大少年儿童阅读。

插 图：王公懿

题图尾图：裘海索

竹 妹 子

彭 诚

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河南南阳地区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.375印张 37千字

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200册

统一书号10302·16 定价0.27

目 次

一	泪雨纷纷	(1)
二	怨	(10)
三	亲 人	(19)
四	竹妹又上学啦!	(33)
五	乐 与 忧	(39)
六	帮 助	(49)
七	病 中	(60)
八	闪亮的心	(66)



一 泪雨纷纷

“命运”真会捉弄人啊，一块石板落在在一根生命的绿芽上。

一九八〇年秋末的一天，竹妹爹突然病死了，小小竹妹好伤心哟！

阴沉沉的天，云在飘，雾在涌，秋雨淅淅沥沥，落在树叶上，沙沙沙沙响。那起伏跳跃的翠竹山，倏然躲进云雾里。

竹妹哭一阵，想一阵，只觉得一根根翠竹在摇晃，在奔跑。慢慢地，天在动，地在旋转。不多时，她便什么也不清楚了。她合上红肿的眼皮，迷迷糊糊睡过去。梦中，正一声“爹”一声“妈”地哭着。猛然间，走来一位和蔼可亲的人，朝她招手说：

“别哭了，竹妹子。爹好啦，爹舍不得死，爹要带大竹妹子，送竹妹子读书、进大学。”他这样说着，又扬起衣袖给她擦眼泪。

“爹，亲爹，你真活啦？”竹妹猛扑过去，高兴地叫着，正要挽起爹朝前走，突然，一阵噼哩啪啦的响声把她惊醒了，她挣扎着爬起来，极力睁开红肿的眼睛，发现自己躺在二伯家里的木板凳上。咦，什么时候叫谁背到这儿来的呢？她弄不清楚。只感到屋里空荡荡的，什么声音也没有，偶而，传来蝉儿的哼叫声，如一声声婉转的哀歌。她感到说不出的酸楚。

是呀，竹妹多不幸啊！她刚刚出生，妈妈就死了。

那年春天，翠竹山闹春荒，竹妹妈怀着八九个月的身孕，背着竹背篓，在竹山挖春笋。哪知，她刚挖几根，便感到躁动在腹中的孩子快要落生了，于是，忙往回走，刚走到一丛竹窝边，肚子痛得厉害，腰好象要撕裂一般，眨眼间，孩子哇的一声落地了。母亲紧咬着牙，低低呻吟着，血在慢慢地流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她便躺倒在血泊中了。婴儿是个女娃，她尖厉地哭叫、挣扎、呐喊，惊动了山上种包谷的父亲，父亲丢下锄头，慌忙赶来，可是，年轻的母亲已失去了知觉。做父亲的含着泪，用牙齿咬断了脐带，脱下浸满

汗渍的衣服，胡乱的包起这个落生在竹林中的孩子，望着一去不醒的妻子，失声痛哭起来……

孩子的母亲生来爱翠竹，父亲为怀念死去的妻子，便给女儿取了个一点也不娇气的名字：

“李竹妹。”

竹妹一出生就开始了艰难的挣扎，顽强地活下来。竹妹爹把女儿抱回那板壁发黑的小木屋，一口饭一口水，把她喂养大。他常想：“没娘的孩子，做爹的不疼爱谁疼爱？”竹妹长到四五岁时，他教女儿咿咿呀呀唱歌。清晨，他用粗裂的手给女儿梳理；夜晚，他烧起热烘烘的灶火，给女儿讲“狼外婆”的故事。竹妹刚满七岁，他独自跑到十几里路远的百货店，买来花布，给竹妹缝新衣、做书包，收拾得整整齐齐，送她高高兴兴去读书。竹妹呢，打心眼里敬爱爹爹，爹爹累了，她灵巧地拿起毛巾，给爹擦汗、洗脸；爹爹饿了，那喷香的饭菜，随着她甜美的笑声，一齐送到跟前。

那天傍晚，竹妹背着书包，从七八里远的学校，一溜小跑，回到家门前。大黄狗突地窜过来，朝她摇着尾巴，好象迎接主人似的。她连蹦带跳走到阶基上，惊得屋檐下的一对带白颈圈的鸽子“撲哧”一声飞起来，拍打着翅膀，咕咕咕咕，唱着歌，飞来跳

去，给这冷清的小木屋增添了勃勃生机。

竹妹爹上山出工了。竹妹跨进屋，先把锅里添上水，然后生着灶火，只等爹爹归来。

可是，等呀盼呀，总不见爹爹回来。锅里的水开了，她学着淘了碗米下到锅里。等呀盼呀，一锅饭煮熟了，还是不见爹爹的影子。

暮色沉沉，鸟儿归林。竹妹忍不住跑出门来，她用小手做个喇叭筒，对着山上呼唤：

“爹——爹——”

但是，静悄悄的，没有动静，没有回声。

竹妹等急了，转身踏进屋里，无精打采地坐在板凳上，咕哝道：“饭都糊了，爹还不回。”

天黑了，秋雨纷纷，竹妹等倦了，她正要关门，鸽子笼中传出咕咕咕的哀啼，她警觉起来，搭了梯子，爬到笼前察看，咦！怎么回事？一对大鸽子不见



了！两只小鸽子在寻它们的“爸妈”，伤心地叫唤。她急得抓耳挠腮，四处寻找，不见踪影，心里难受极了。这是爹特意给竹妹子买的呀！她忍不住伏在桌子上呜呜地哭了。

突然，门外响起一阵嚓啦嚓啦的脚步声，她忙擦干眼泪，是爹回来啦？她欣喜地三蹦两跳，蹦到门边，打开门一看，原来是孤老头石寿松爷爷。这寿松爷六十来岁，满脸皱纹，一步一趔趄，踏进屋里，后边还跟着几个叔叔阿姨。寿松爷心事重重，脸色怪难看的，半晌才重重地叹了口气。怪！寿松爷这么心急火燎赶来干什么呢？往日，他不是整天乐呵呵的吗？可今天怎么啦？

竹妹歪着头，瞅着寿松爷疑惑地问：

“松爷，谁惹您生气了？”

寿松爷异样地望了竹妹一眼，声音异常沉重而又结巴地说：

“唉，竹妹子，你、你可要……要硬扎些，要经得起磨呀！”

“松爷，您说什么？”

“我，我担心你……你这棵嫩苗苗没大……”寿松爷背过脸，阔厚的嘴唇颤抖得厉害，两眼滚出的泪水，顺着眼角滑下来，挂在腮上。

竹妹茫然地望着寿松爷和同来的几个人，心里惊

疑地想：“啊？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同来的几个人深深地埋着头，咬着嘴唇，不出声息。眨眼间，二伯和伯妈也来了。伯妈看见竹妹，抽抽泣泣说：“竹妹子，你要想开些，天大的事也莫伤了身子。”同来的几个人好象如梦初醒，这才说道：

“是啊，千万莫难过，天坍下来，我们大家顶……”

从那一一张张忧郁痛苦的脸上，从那一声声语重心长的劝解里，竹妹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，顿觉全身发麻，心也紧缩了：莫不是爹出事了？

是啊！多么不幸！竹妹爹在山上干活，突然得了古怪的急病，寿松爷和几个社员知道后，把他送到医院抢救时，他已断气了。

竹妹知道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时，怎么能不悲恸欲绝呢？她撕着自己的头发，撕着衣服，哭昏了，后来，叫伯妈把她背了回去……

这会儿，竹妹使劲站起来，张开两只冰冷的手，往脸上揉搓，又咬着牙，扶着墙壁往外走。

“竹妹，你不能走。”忽地，一双小手从后面紧紧地抱住了她。

“莫吵罗！”竹妹烦闷地掰开那双小手，一看，原来是二伯的女儿李艳艳。艳艳比竹妹小半岁，同在一个班读书。艳艳说：

“我爹讲的，要我‘看守’你，不准你乱跑。”

“莫拦我，我要回去。”竹妹推开艳艳，抽泣着往前走。

这时，二伯和伯妈已经和社员们把竹妹爹草草安葬在竹山湾，正领着二伯家的青山、豆豆、花狗、朵朵几个孩子，从门外走来，看见竹妹要回去，二伯用颤抖的声音说：

“竹妹子，莫哭了，跟二伯过好日子。”

二伯叫李长贵，能打一手好算盘，只要三个指头，便把算盘珠子拨得烂响，叫人看得眼花缭乱。因而，一直担任着生产队会计。他四十好几的人，眼睛有些凸，脾性古怪，连伯妈都怕他。他一发起火来，就象雷公打炸雷一般吓人。他家平日，足足有一桌人吃饭。五六个儿女要吃要穿，生活是较艰难的。但是，他眼头活，会算计，好歹算过得去。现在，竹妹爹死了，便连人带屋，一把接过来。起初，他也迟疑不定，多张嘴就多份负担呀！可后来转念一想，觉得竹妹爹那些破破烂烂，加上一座小木屋，养活一个细妹子，足足有余。所以，他最后还是把竹妹收留了。

竹妹子站在门边，偏起脑壳，用红肿的眼睛偷偷瞟了二伯一眼，只见二伯脸色阴沉，眼睛有些泡肿，难道他也为爹爹的死而伤心？她弄不明白。现在，他

真要留竹妹“过好日子”吗？她思索着，埋着脑壳想起心事来：哦，记起来了，有一次，爹把卖柴积下的钱交给竹妹读书时，二伯却火气冲冲地说：“一个山里女娃，懂个屁，还不如要她守屋煮茶饭。你那些钱用不完，丢到河里还会鼓几个泡。”竹妹不敢接钱。她爹一向老实巴结，可那次象吃了定心丸，坚决地说：“拿去，别听二伯的。”竹妹怯怯地接过钱，第一次踏进了校园。打那以后，竹妹偶然遇上二伯，就象小鱼碰见鸬鹚，躲都躲不及。后来呢，那年冬，二伯搞决算分配，见爹余了些钱，他便一个不剩地取出来，塞进自己的腰包里，并花言巧语对爹说：“好兄弟，借给我暂时急用急用，来日再还你。”然而，直到爹死了，也不见他还。爹总是说，他家人口多，用路大，兄弟帮帮忙也是理所当然。可二伯并没有领爹的情，开口闭口骂爹是个“木脑壳”、“现世宝”。竹妹见爹受二伯的欺负，好不伤心哟！她懒得和二伯搭腔，即使远远看见二伯走来，她宁可绕个弯弯，多走几步路，躲开他。现在，爹死了，二伯真要收留她？抚育她？

“哎哟，瞧，竹姐的眼睛肿得象两个红桃子啦！”突然，朵朵摇着两支羊角辫，大惊小怪呼喊起来。

“竹姐，你要饿了，我掏包谷花你吃。”花狗从衣袋里摸出一把包谷花，就往竹妹的衣兜里塞。

竹妹站在门外，愣愣的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伯妈爱怜地瞅了她一眼，低声对艳艳说：

“艳艳，你陪竹妹子玩玩，让她散散心。”

伯妈说着，和二伯踏进了屋里。

艳艳连推带拉，把竹妹拉到苦楝子树旁边坐下，自己又寻了一把光滑溜圆的小石子，放在手心里摆来摆去，说：

“竹妹，咱们抓石子玩，好吗？”

竹妹毫无兴趣地摇了摇头，一张痛苦的小脸对着苦楝子树出神，不由自主伸起拇指，在树皮上刻下一道一道深深的纹路，好一阵，才扬起头问：

“艳艳，又上几节课了？”

“啊，你已经三天没上学了。”

竹妹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“你还想读书吧，竹妹子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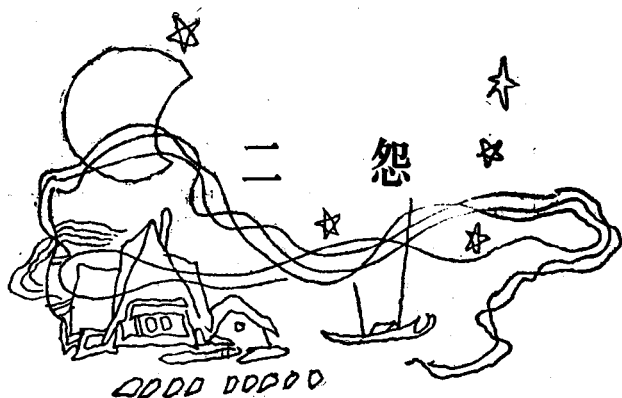
“嗯，可我爹……”

“我跟我爹讲讲，让你还去上学。”

“读书，读书多好呀！”竹妹想起了方老师，想起许许多多小伙伴，心里就象闪过一道亮光，耳边响起一片欢笑，……她忘了痛苦，偏着头说：

“艳艳，晚上就跟二伯说，好吗？”

“唔，好的！”



然而，时间一天一天，半个月过去了，只见青山和艳艳蹦蹦跳跳往学校跑，又跳跳蹦蹦从学校归来。二伯却从没有提及竹妹读书的事。竹妹从早到晚，不是帮着伯妈剁猪草，就是给二伯上山捡柴火，累得喘不过气来。

一天，竹妹突然病倒了。

第二天傍晚，伯妈把自己的一群孩子哄出去，悄悄地煮了一碗鸡蛋水，端到竹妹跟前，说：

“竹妹子，吃吧，别糟踏了身子。”

竹妹抬头看了伯妈一眼，伯妈正温和地看着她，眼睛里满是关切。

“伯妈，我不吃，留着花狗弟弟吃。”竹妹说。

“不，你吃，你吃，你有病。”

伯妈的话从窗口漏出来，叫门外的艳艳听见了，艳艳跨进堂屋，向她妈招了招小手，神秘地眯了眯眼：“妈，来呀，我给你说句话。”

伯妈不知女儿要说什么，离开竹妹，来到堂屋。艳艳挤了挤眉，悄悄对妈妈说：“竹妹的病是想读书急出来的。”

伯妈惊讶地“啊”了一声，心里陡然震动了一下，她没料到，竹妹为读书竟急成这个样子。她思索一会，决定等男人回来再一起商量商量。

当晚，青山和艳艳做完作业，睡觉了。朵朵、豆豆和花狗玩了一会，也都爬上床，打起很响的呼噜来。

竹妹坐在堂屋的木板凳上，叮叮当当剁猪草。

这时，二伯也吃罢晚饭，正坐在灶屋里，撕了半截竹丝丝，塞进嘴里剔牙齿。剔了一会，又拿起竹马鞭烟筒，抽起老烟叶来。伯妈一边洗碗筷一边说：

“青山他爹，让竹妹子还是去识几个字吧！”

“我怕你发懵啦！屋里七八张嘴向我要吃，还送她读书？”二伯停下烟嘴，吊着脸，说话声音粗重得象打铜锣。

“她小小年纪，没爹没娘，想读书想疯了，这几天病得两三餐没吃饭。”伯妈低声地叹息道。

“病？还不是装的！”

“亏了你吐出这号话，你没长眼看看，妹子瘦得象个猴子了。”

“菩萨，我一身的肉叫刀削了一般，你就不睁开眼珠看看；我累得猴子翻跟斗，你就不晓得？你还要送她读书……你要我的命！我要是累死了，看你这七八张嘴去喝西北风！”二伯扯起嗓子叫嚷道。

“你疯啦？轻点声好不好？叫竹妹子听见……。”

“我疯还是你疯？”二伯火冒三丈，狠狠瞪了伯妈一眼，更是打响雷地吼道，“我，我白养活你们，没心肝的，一点也不晓得我的难处，给我滚，滚……”

二伯一气恼，就发起冲天火来，乒乓一声，把个小凳子踢得好远，小凳子飞过来，正砸着伯妈的一只脚背，脚青一块紫一块，痛得她直叫唤。伯妈哭着骂道：“剥脑壳的，没见过这么狠心肠的人。我为着你李家好，你倒翻了脸，你的心肝长在背脊骨上呀！”

.....

竹妹听见灶屋里闹翻了天，吓得打哆嗦。二伯和伯妈的话，一句不漏灌进她耳朵里，她好怕哟！伯妈正是为她竹妹读书的事，才和二伯吵架的。她心里又气恼又难受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，伯妈丢下碗筷，一头闯进了房里，“啪”的一声关上门，呜呜咽咽哭

着。二伯也不劝解，只瓮声瓮气，拖着鞋，踢嗒踢嗒走进青山屋里睡觉去了。竹妹勉强透了口气，挥起菜刀，继续剁猪草。

夜深沉了，伯妈和二伯的房间再也听不到响动。竹妹剁完一大堆猪草，困倦得睁不开眼睛，竟一头倒在堂屋的竹床上睡着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二伯爬起床，摇醒熟睡在竹床上的竹妹，嘶哑着声音说：

“竹妹子，不是二伯不送你读书，只怪二伯家人口多，穷得没裤穿。等日子好过些了，二伯再让你进学堂，念几句书。”

竹妹不敢吱声，二伯又开口了：

“好歹你也快十岁的孩子了，该干些活了……”

“二伯，你要我做哪样？”

“帮队里看牛。哦，山上那片包谷熟了，叫老鹰天天啄，我没功夫收，你顺便捡回来。”

“唔。”竹妹勉强地点了点头。

这天，吃过早饭，竹妹寻了本书，悄悄藏在衣兜里，背起竹背篓，赶着两头黄牛牯，默默地攀上翠竹山。

翠竹山，飞云走雾。一忽儿，山风从峡谷中呼呼吹来，那忽浓忽淡的云雾，轻轻游动着，这里一缕，